

樓山堂集

二



樓山堂集

(二)

吳應箕著

樓山堂集第八卷

辯

春秋四不卽位辯

魯十有二公其得終始之正而備卽位之禮者四文公成公襄公哀公是也其始而書卽位也無惑也攝而立不得備卽位之禮者一隱公是也其不書卽位也亦無惑也若夫繼弑君不得言卽位矣莊閔僖之不書者斷斷也然桓宣則書矣夫桓者親與夫弑逆之事比之繼弑者則尤甚矣而書卽位也不可解也公羊傳曰此其言卽位何如其意也是以卽位爲貶也夫以卽位爲貶則何以處夫無所貶而卽位者抑何以處夫不卽位之爲貶者皆不可解也穀梁子莊之不言卽位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卽位也然昭之不以道終又在外其爲隱猶桓矣而子何以書何以于正月則無而猶不廢此也且不忍卽位者子情也不言卽位者書法也春秋緣情定法逆探子不忍之情而不書者是矣然宣與定何詎知其無是情而書之乎據一偏之說則多與其事格強事從說則又與其說悖夫繼弑君不書卽位先君不以道終則不忍卽位其辭嚴義正雖聖人宜無以易之聖人於其同事也則異書又其事異也而書同固知其意各有所取非必盡拘于一例已也然則繼弑君不言卽位者其說非乎曰其說是而聖人之意不必爾曰于何知之曰于隱之不書知之于宣定之書知之是故隱之不言卽位也攝也莊之不卽位文姜出故

也。閔不卽位。亂故也。僖不卽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是聖人之意。各有所取。而他有書有不書者。亦可通是而全其說矣。春秋始終之際。聖人所謹。况卽位事之大者。而略而不書。夫豈細故。學者誠盡心于此。奈何信三子之說。而不爲之詳思深究也哉。

魯隱公非攝辯一

魯隱公元年。不書卽位。攝也。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果攝。則春秋不書爲公。春秋書爲公。則隱非攝無疑也。于是爲論者三。而反覆以明其說。蘇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隱攝而桓弑。著于史也。詳矣。于是引曾子之問季康子之立。及王莽楊堅之篡。以爲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而付之攝主。蘇子之說。則亦誠辯。然皆不若卽事而明其實也。夫隱非若周公之攝。而欲克復子者也。隱蓋實爲君也。其以不書卽位爲攝者。是左氏欲著隱讓桓之事。未彰其美。而反沒其實。但求釋經而未自暢其說也。吾以攝者。蓋探隱之情而得之。而立爲君者。則隱之實也。何以知之。于宋繆公之言而知之。初宣公以位與繆公。繆公立而逐其二子。與夷復曰。先君之所以不與臣國。而納國于君者。以君可爲宗廟社稷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其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是攝者。宋繆自遜之言也。宋繆蓋實爲君者也。今將以其攝之言。謂宋繆爲未嘗立。可乎。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隱公之意。同夫繆公。則攝者。特隱公讓桓之意。若曰。吾之得立。亦直攝之云耳。繆公有攝之言。而不沒其爲公。則豈得探

隱之意而遂謂隱實攝乎。故左氏之說以情沒實者也。蘇子之說以情爲實者也。歐陽之說又據實而沒其情者也。夫論古人者固有情如此而實否者矣。亦有實如此而情否者矣。各得情實之一偏而以爲必如此者皆過也。吾故不全信三子之說以爲論者當卽事以明其實而又於事外以原其情豈惟隱公其以說春秋無難矣。

魯隱公非攝辯二

隱公不言卽位左傳以爲攝公穀不言攝而以爲成公志蓋亦謂攝也。歐陽子以爲隱之始立不可知故不書卽位以爲隱實君而未嘗攝。蘇子以爲古有攝主隱實攝而不克復子故薨稱公吾探隱之情以信傳而信公之實以全經然則歐蘇二子之說非乎。今夫聖人之書有辭簡旨隱其本末未嘗盡著聽學者各以其見逆之固無如春秋者矣。經所本無而以爲有故雖三傳之說明白昭著直可斷以不然則如史記所載五帝以下爲書詩所不道者皆可一意而斥其妄及他莊揚列國之書皆可以理斷之而信聖人之說亦必有所不及也。通此以讀春秋而知歐陽子之說非獨爲魯隱趙盾許世子止發也其爲傳有而經無而以爲雖古之聖人亦嘗如此者則蘇子所謂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而付之攝主嗟乎孔子豈知異代有女主之禍而故于隱公之攝不書卽位以教天下後世之爲攝者當如是哉。蓋卽禮而通其意以爲苟如聖人之書雖後世而無王莽楊堅之篡可也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學者得其一事皆可推以爲亂賊之防不必盡書弑而後爲懼亂賊且弑而爲亂賊人人知之不必孔子書也。

霍光欲廢昌邑而心疑于古不合延年曰將軍若能行之亦漢之伊尹也夫光于伊尹不知何如而是時微此語則事不立雋不疑引春秋是衛輒拒父之說以收縛僞衛太子不疑之引經非也而能斷大獄使天子宰相重經術之士則亦豈非經之所與乎因隱之攝以明古人之皆有攝而并以非後世之不當以女主攝而攝之有與否皆可不辯何也其所謂攝者苟不如傳之說則已苟如傳之說雖聖人以爲當如是矣吾故因論隱公而以爲讀書者能如蘇子之說則庶乎其可也

六逆論辯

春秋左傳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柳子論之曰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爲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聞舊雖爲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吳子曰甚矣柳子之說所以長天下之亂而不通於理也今夫時勢所格雖聖人亦有反經行權不泥常訓之事然聖人立訓先使中人爲可守而於非常偶合之事無取焉亦其所以教天下後世者宜如此而已堯舜之禪湯武之征雖身自爲之未嘗教天下之爲君臣者必如是而後治也今如柳子之說則是三者不爲亂而反爲治誠間一有之然必三者之不亂則柳子之說其以亂天下庸有已乎請據其說而辨之柳子謂賤妨貴者蓋斥言立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爲理本大矣而可舍之以從斯言乎夫立子以嫡古今之通義也因亂立賢者有矣然不可爲法且國家亂少而治多如不別貴賤而惟賢愚是擇則亂臣賊子因擁戴而樹功名者必多且亦安知其所

謂賢愚者。果賢愚耶。母愛子而抱曰。吾以賢立也。理乎亂乎。柳子謂遠閒親。新聞舊者。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爲理本亦大矣。夫英智之主。亟于用賢圖治。而越次信任者有矣。然其主不世出也。人主而皆蒙業襲安。則必有先朝培植。及吾夙昔所倚重者。是故老成謀國。常多長慮卻顧。盡節致忠之事。若必聽遠任新而後爲理本。則少年新進之士。躁進欲速。以人國僥倖者何限。因而聽過計失。譖賊得以萌蘖其間。于是播棄耆老。凋蔽宗室。小者國體輕。大者國勢去。此理乎亂乎。柳子以三者不可謂亂本。而孰知以爲治本則甚不可者也。抑吾卽柳子所引證諸事按之。則亦不思之甚者矣。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夫人臣將圖如悼之理者。而先若欒氏之殺厲以入之耶。宋襄立而子魚退。乃亂。夫宋襄雖合諸侯不終。然御說能先知其必亂。而廢法以進子魚耶。且諸侯之暴。甚於宋襄而失國者多矣。公族之賢。加於子魚者尤多矣。必使諸侯逆知治亂。而皆以賤妨貴。則春秋之弑君爭國。可勝紀耶。彼隱攝而賊身。謁讓而亂國。此又何爲也。柳子之說。背理不通。無過是者矣。至如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無論冉之專不至代秦。睢之功不過魏冉。而遷母逐舅。果可法耶。魏相成瑨。而疎吳起乃危。夫魏文之所以稱賢主者。以成瑨爲之相。起瑨所進也。及武侯相田文。文死。公叔爲相。尙魏公主而害起。起亡楚。然魏未嘗以是遂危也。而安在親不可與乎。彼齊楚趙魏。以四君爲存亡。此豈非親之力耶。如苻堅之信王猛。此其君臣相得。亦後世僅見。而胡亥之暴虐。卽不任高族斯。而秦亦必亡。且斯與恬。毅皆先朝有功將相。而亥殺之。是棄舊也。未可卽以是謂舊不足恃。夫主誠知人善任。疎遠之士。果才不世出。卽

踰尊踰戚。何不可者。然不必盡新聞舊也。至如以賤妨貴爲理本。則禍天下萬世者。必柳子之言矣。羣言折衷於聖人。孔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繫易之詞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柳子學於聖人。不知取衷。顧取後世偏霸篡竊不足效法之事。以爲證。而又援引錯繆。以附會其說。嗚呼。柳子以文傳世。立說之陋。至於如此。而世且信之。吾故不可以不辯。

甘陳功罪辯

陳湯矯詔發兵。擊斬郅支。其功甚大。當時匡衡、繁延壽惡其矯制。抑而不賞。而劉向、谷永則盛稱其功。荀悅漢紀謂功大矯小。賞之可也。胡致堂謂矯無大小。如湯之才。當別加任使。報之未晚。數者皆持一偏。而吾獨謂當時所以處之者未盡也。予嘗讀漢書張敞爲霍氏上封事。其言羣臣宜有明言。請罷霍氏三侯就第。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此真善策。通此意處國家之事。未有不當者也。湯上疏自劾之後。宜下詔聚公卿博士。議其功罪。羣臣宜言湯功罪不相掩。郅支驕慢負漢。漢本意欲誅之。湯承上旨。擅發兵。然師無所費。又立大功。其罪可原。與乘危徼倖。生事夷狄者。不可同語。宜加爵土如故事。仍著爲令。若非本所欲誅之夷。而擅矯制發師。又功萬萬不及湯者。議罪如律令。如此。則有功之士鼓舞。而後使者亦有所戒矣。惜當時羣臣未有以此言之者。所以甘陳功罪。至今猶紛紛聚訟也。夫國家有難處者。貴在分別言之。至功臣戰將。非賞不足厲其氣。以法不足以明賞。故使之畏。而且服者。爲尤難。夫四夷無事。朝廷清明。無故而徼其功。如介子輩者。罪之可也。而當時大將軍以爲功。至夷狄桀驁。天討未張。一舉而

能尊國威敵。使朝廷不費而邊境畏服。如陳湯者。直當錄功已耳。丞相御史反以爲罪。謀國之人。但以私意行法。此後世有激功臣爲叛虜。而又貪功生釁。至禍及宗社者。皆朝廷之上。有以使之然也。是故禦夷狄有道。處功臣有法。若貪一時之功。執一偏之見。未有不反以爲禍者。本朝信國剖符時。猶鐫記毘陵之過以示戒。嗚呼。其斯爲帝王之勸威哉。

樓山堂集第九卷

策

擬進策并序

崇禎丙子。臣從邸報。見天下吏民言事者甚衆。上皆報聞。至有驟荷進用者。臣竊覽其章。於天下大計。俱未有當也。私以爲言者皆負上。又以爲天下事非一疏能盡。於是退而擬策十首。欲上之不果。昔漢賈誼爲文帝痛哭流涕長太息。今天下事不止如誼所言。皇上聖明。又遠過漢文。獨恨臣無賈誼之遇。誼言不盡用。而臣有言不聞。假使臣如天下言事者。以言希進。又安知其不用。然臣不願也。臣所謂第能言之而已。所言自中及外。首大體。次邪正。次信任。次言術。次廉恥。次變更。次邊材。次無用。次民財。次貪源。凡十篇。

持大體

臣觀自古極治之朝。其君相雖勵精圖治。常若無事然。非無事也。總紀綱。挈要領。一切兵刑錢穀。各責之所司。而已不與。故其政卽以不相陵侵而愈治。不至於煩碎而難周。此所謂大體得也。體失而後務爲操切。操切之過。臣下奉行不及。則益工爲欺蔽。而叢脞因之。至於叢脞。則操切亦有時而窮。而廢墮因之。究

之柄且爲人所旁操而不覺。是故得體而治。失體而亂。自古至今。未有能易者也。漢宣帝起自民間。深見武帝之季。法網苛密。欲與更始。然帝性精察。欲操練名實。不得不任用文法。故誅戮之枉。先自廷臣受之。其後宏顯之禍。議者皆以爲宣帝所遺。而蓋寬饒刑餘律法之言。至是益驗。夫以宣帝欲懲失而猶不免有失。則以其操切爲失體也。幸其時丙吉爲相。輔以寬厚。觀其不問人死。不責廢吏等事。其用心甚深。蓋英君而佐以察相。事雖益理。天下之元氣傷矣。故臣嘗於宣帝之君相。益信爲政有體。卽其一時。可以概見者。向使治天下而亦以趙廣漢治郡之法治之。天下之亂。豈不可翹足待哉。臣觀神宗初年。張居正爲相。其盪滌振刷。不可謂無功。然亦似稍刻矣。神宗一以寬大繼之。迹若倦勤。而政實得體。故海宇晏然者。幾五十年。迨其末年。不無廢弛惰窳之象。亦其勢然也。因而口口邊隅。孽生宮禁。逆璫之禍。海內沸然。幸陛下神明踐祚。然後人心始有所恃。於是懲先朝之失馭。創羣工之積弛。手攬萬機。躬親庶政。至於閭閻銖兩之奸。皆勤詔旨。雖漢宣之精勵。豈能及陛下之萬一哉。然臣固有慮焉。事無大小。俱自上操。使天下皆重足而立者。欺罔之藉也。言無是非。俱得達陛。使天下皆裹足而至者。奸佞之叢也。大臣無所執持。小臣相爲朋比者。衰亂之徵也。是故欲懲貪而愈以風之。欲革弊而愈以啓之。何也。失體也。且今日之失體者。何止一端。外而監司郡牧。侵守令之權。繡衣持斧。親訟獄之事。內則刑名操練於三事。文牒持抱於諸卿。而陛下猶日責其治理無狀。不知治理之所以無狀。正繇此也。故臣願陛下宏攬大體。但無使主權得以下移。一切碎細之事。皆責之所司。而上不問。厚諸臣以事權。卽所以養其廉恥。別諸臣以職業。卽所以

起其廢弛。又嚴敕內外諸司。毋使以侵而成曠。是陛下所爲憂勤者。謂其能收天下之成。而輔臣所爲敗沃者。謂其能成君德之大也。如此而諸臣猶有負陛下者。卽以蹈漢宣韓、蓋、楊、趙之誅。而不爲過。誠不如。此而稱曰勵精。臣恐上之操切旣窮。而下之作威福者。卽於是出矣。是故體要之說。古之賢臣類言之。臣今之所效忠於陛下者。亦惟此爲首務而已矣。

別邪正

今夫國家之患。莫大乎人臣之自爲朋黨。而其病繇於人主之不分邪正。夫不分邪正。使君子小人雜進。於是君子以小人爲小人。小人亦以君子爲小人。小人指君子爲朋黨。君子亦自以爲黨而不辭。始未嘗不從國家起見。後不過爭競門戶。迨爭競門戶。而君子常易衰弱。非易衰弱也。君子難進而易退。難榮而易辱。於是小人揣得其情。攻之以必忌。持之以難久。不幸君子或授之以間。又不幸附君子者。或因之爲市。而君子之勢孤矣。君子之勢孤。國家之事去矣。揆其所始。豈非人主之不能分別以至是哉。唐崔慎繇與劉瑒並相。慎繇曰。惟當甄別流品。上酬萬一。瑒曰。盛朝當循名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而遽以流品爲先。未知致理之自。臣嘗讀史至此。未嘗不嘆服瑒言之正。使唐、宋、牛、李、蜀、洛諸君。皆持此見。安得復有黨人之禍。然人臣從國家起見。則瑒言爲是。人君欲練名實。使人臣皆奉法守正。則慎繇之言。未可以爲非也。是故相臣當秉劉瑒之心。而明主宜持慎繇之法。抑臣又思之。瑒之言。用於黨勢未成之先。則可。若下之門戶有必成之勢。而上之用舍無一定之理。則瑒言亦安可施哉。臣觀自古朋黨之分。無過宋者。呂大

防。范純仁當國。欲爲調停。以兼用熙豐之黨。劉巖叟極言其害。其後徽宗卽位。時議以元祐紹聖之黨。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之。此卽調停之說。而曾布假以惑上者也。徐勣任伯雨亦駁之。而極言其害。巖叟之言曰。自古無君子小人並用之理。故聖人以內外分否泰。若君子小人並進。危亡之基也。勣之言曰。天下事有是非。人有忠佞。不考其實。姑務兩存。未見其可。而伯雨謂二者並用。終君子盡去。小人獨留。蓋三臣之言。可謂盡矣。後其言皆驗。而國家之禍。亦遂不旋踵。今國家朋黨。雖未如宋之劇。然自神廟至今。其勢不可謂不成矣。今亦並用之。而無所害也。臣恐將來勢有偏勝。則害有獨歸。大臣不能如劉璩之用心。則人材之進退。必有如任伯雨所見者。至於極重之後。復欲用呂范之方。行曾布之術。祇重之害耳。亦何益乎。此臣今日所以望之陛下者。固莫如別邪正之爲急也。夫天下之大佞若忠。大貪若潔。大怯若勇。大躁若恬者。其匿情節詐。方有以入人於不覺。而邪正於何辨之。臣以爲不難也。卽就其所自爲黨者而察之。其本末立覩矣。且從古奸詐之徒。可以欺庸君。而不可以欺明主。可以惑初立之沖主。而不可以欺更事之賢君也。陛下試觀卽位以來。誰爲順悅。誰爲戇直。誰攬權勢。而難於進退。誰重氣節。而輕於禍福。誰矢念於國家。誰快心於報復。其擠掇閱歷。不可謂不熟矣。又試觀神廟以來。所謂身在朋黨。橫被攻擊者。其後之孤忠勁節。甘死如飴者何如。又觀天啟中。所謂志在進取。力攻朋黨者。其時之誦德稱功。嗜利無恥者何如。而邪正之數。有不較然乎。今之時勢。又與先朝不同。則夫希名而附和。與夫懲迹而矯飾者。其蒼素黑白。誠難遽別。然而涇渭之源流自在也。陛下誠能窮治之源。而登進斥逐。一以其權歸之於

上使衆正彙進。而儉險小人。無所緣而售其奸。將國家之治理。可以計日而待。不然。邪正不別。則登進愈雜。而黨與益分。黨而分。邪者日勝。其勢不釀爲禍亂不已。而爲邪之尤者。方孤立行一意。曰。吾無黨也。夫無黨而掃除有黨之人。則正人必先蒙其害。故禍莫大於人臣之有黨。尤莫大於黨勢已成。而邪者固矯之以無黨也。則別之奈何不務盡也。

謹信任

臣聞天下之患。莫大乎君有疑其臣之心。而信任之不專。尤莫患乎臣有要其主之心。而信任之太篤。不專之與太篤。皆足爲患。而第其輕重。則無所別。而篤任之者。其爲禍甚深也。夫國家固有不世之績。隳於旁參。垂成之功。棄於一旦者。此不專之所致也。及觀唐宋以來。唐專用內官。宋寵任大臣。至傾危宗社。而主猶不寤。皆繇人主不能自固其好惡喜怒之情。至使臣下得而窺之。小人遂有所要挾。以深中其隱。臣然後嘆人主之信任。誠不可以不謹也。臣嘗讀史。見漢元時。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大鴻臚馮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石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右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爲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又顯嘗使至諸宮。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人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此人主之情。爲下所持。故有以專信之而不覺。臣因而推之。唐李林甫。盧杞之流。宋秦檜。章惇之屬。其爲禍各不同。要其所以窺測人主。先得其情。而爲所劫制者。其轍則一也。宋神宗有爲之主也。王安石經術之士也。挾情要君。任

之不疑。至於亂天下。則安得謂信任之偏。英主獨無乎。高皇帝神武開天。猶失之胡惟庸。肅皇帝英明絕世。猶失之嚴嵩。是故信任之不可不謹。其在英主爲尤甚。我皇上躬戡璫禍。手攬萬幾。念口寇之交誼也。尙方之賜時出。憫財賦之日匱也。司農之任獨久。總綱紀於中丞。歸操柄於冢宰。不專之患。可幸無之。且陛下始欲借內鎮以風厲諸臣。未幾撤之如脫稿。卽昨者召置輔相。士大夫方舉手加額。而旋以一人之言棄之。人方疑陛下信任之理太輕。臣卽竊於此有慮者。夫事有所輕於此。則必有所重於彼。其輕者不難暴之天下。則重者必有以積之於一人。於是深險之人。默窺意旨。以固其要結之術。而倖躁之徒。又顯乘氣勢。以售其嘗試之私。彼其矯情刻意。危言激論。必有入人於不覺者。而陛下偏篤之勢成矣。故臣願陛下益去其菲薄。臣下之見。程力量能。執虛公以馭下。而我無一成之心。於大臣則觀其係於天下之治亂者何如。於人才之消長者何如。不徒取其有硜硜自守之節。於小臣則練之以事任。驗之於積久。無以一言偶當。遂拔擢非次。致使天下小人。皆有所懷挾以要君。如是而偏獨之患去。則奸亂之萌絕。然後陛下卽有所信任。而人亦灑濯磨厲之恐後矣。

審言術

臣聞古昔盛世。不諱直言。言嘗少。觀其君臣間。析肝吐腹。不過數語。而天下利害已盡。後世君臣。固有辨難反覆者矣。然上不以爲私。而下無所恐。故天下之事卒以立。而功繇成。今天下章滿公車。言非少也。朝上夕報。聽非不疾也。然議論多而成功寡。以致言愈雜而聽愈眩。豈忠謀至計。百不一聞。而聽過任失。十

且九見耶。臣愚以爲言路不可塞也。當辨所以進言之心。其心不可見也。卽就其所言。而以時事之難易。別進言之公私。庶乎天下可以見言之利。而吾聽者亦有所自持。而不至於眩。夫其臣下守法。海內無事。而人主好大喜功。或內有嬖倖。外多興作。於是時也。不難於切劘臣下。而難於翹君。時而國家多故事。勢孔棘。大臣邀一切以中上。而人主方怵於禍患。不自知其入於術中。其籠絡箝制。可以惟所欲爲。於斯時也。又不難於規切主上。而難於拂臣。臣嘗讀史至杜欽、谷永之流。指陳宮掖。不諱微隱。豈不亦經術有文。見謂盡忠人主者。而陰黨王氏。揣人主所必不深罪者。用以自沾其直。今試讀其骨肉大臣等語。是爲何意乎。息夫躬懷詐傾覆。議論無所避。其歷詆公卿。可謂切直矣。而天子湛溺。董賢邪寵。不敢以一語相及。審是二者。進言之心覩矣。是故田千秋以一言取相。見輕夷狄。汲黯以面折不撓。寢謀淮南。何也。彼乘其所易悔。此犯其所難堪也。袁盎廷毀大臣。卒爲營救其厄。賈誼蒙譖絳灌。所引待大臣之禮。原爲絳灌而發。則一重朝廷之體。而已無私。一鼓其術數。借朝廷以自示德也。審是二者。而進言之心又覩矣。夫人藏其心。不可測也。至於天下窺之。後世曉然。獨其主不寤耳。故臣謂人主之聽言。當去其所順。而察其所反。詳其平昔立朝之概。無驟予以喜怒之情。則言者之心立見。而臣所謂別之於時事之難易者。亦大約可以類而盡之矣。今皇上開道求言。不遺微細。其乘上之急。而意有要挾。與懷己之私。以言爲徼倖者。不可謂無。然嘉猷碩畫。言而輒效者。宜亦有之。乃卒不可數得者。豈非言愈多。則聽愈眩。真能言者。反有所疑而不欲進耶。漢之世。僅一賈誼。唐之世。僅一陸贄。今此曰痛哭。彼亦曰痛哭。此曰條陳。天下利病。彼亦曰